

宋元通鑑

宋紀

自四
至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36)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四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

起乙亥至丙子凡二年

太祖四

開寶八年

是年唐亡三國一鎮

春正月甲戌朔以出師不御殿

丙子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軍於州界 二月癸卯

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

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

勉之父子八人皆没于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

江南李雄父子死節

李漢瓊

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歿千計初江南主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諸臣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爲慮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以徐溫諸孫元橘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皇甫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徧野知爲近習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三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

契丹永和

北漢馬峰

乃止 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
 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江南之常州丞相沈虎子諫
 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
 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
 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
 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酌勳王亦大梁
 一布衣耳俶不荅以書上聞帝優詔褒之 五月壬
 申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師尚書令益食邑 知桂
 陽監張焄發前官隱沒羨銀追罪兵部郎中董樞右
 贊善大夫孔璘殺之太子洗馬趙瑜杖配海島侃受
 賞遷屯田員外郎 六月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絢
 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賊棄市甲子彗出柳長四丈
 辰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庚辰遣閣門使
 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

郝崇信
 呂端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
 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
 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
 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荅之必待
 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
 體矣

契丹來貢

八月辛酉詔權停今年貢舉士 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帶名馬 癸亥丁德裕敗潤州兵于城下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 冬十月己亥朔

江南徐鉉

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仍厚賜遣之辛亥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丁巳江南

劉遇
王明

主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復遣徐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戊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改鎮江軍節度為鎮海軍節度 己未曹彬遣都虞候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都虞候朱令贇自湖口入援眾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

匪夷所思

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特。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十一月辛未，江南主遣徐鉉等再奉表乞緩師，不報。甲申，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於城下。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乙未，克昇州。初，江南陳喬、張洎、約

江南陳喬
死節
江南鍾倩
舉族死節

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寮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喪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等上露布曰：「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

後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
 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
 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
 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
 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
 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
 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駮
 童固無遠畧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
 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
 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

勅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
 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
 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
 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之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
 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
 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翔於長
 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
 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
 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
 逆寇肆克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

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駢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畧幸成九代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寮以下諸降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徐一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湖蜀漢江南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朱子乃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

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十二月辛丑赦江南復一歲兵戈所經二歲 帝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故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賊吏必誅甲子契丹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交遣使生辰亦然

契丹來賀

九年春正月辛未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不用獻俘止令煜君臣白衣紗絹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漢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問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

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
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
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
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
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蓋辭
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
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
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乙亥授李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

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
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
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
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歿臣
之分也辭色不變帝竒之以爲太子中允

史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
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
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

巳卯江南昭武節度使盧絳焚掠州縣 庚辰詔郊
西京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秦壇國之大事况

削平江表底定南方惟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
 內慙涼德感是洪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瞻維
 京而西顧兆陽位於南郊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
 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取四月內選日有事於園
 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祗事肅
 成無或煩擾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有率歛
 凡在中外當體予懷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
 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
 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
 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

恩數有節
 止是善持
 其臣

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
 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
 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
 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帝語晉王光義曰中國自
 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
 廣江南庶國用富饒今之勅敵止在契丹自開運以
 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
 接境吾昨所為蓋亦勿思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
 俟我完實取之未晚 己未吳越錢俶來朝初帝謂
 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

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紬綿錢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勛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輿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彛昨以江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上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爲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齋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帝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

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
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
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
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
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
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
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
多請留俶帝曰吾方平江南餘孽未靖俾俶歸治兵
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旣下俶將安往俶
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
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旣歸每視事命
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
寧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三月癸酉以皇子德
芳爲檢校太保貴州防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丙
子帝如西京己卯次鞏縣遂拜安陵庚辰賜河南府
民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夏四月庚子祭
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
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壬
寅宴賜親王羣臣有差丙午駕還辛亥帝至自西
京時帝欲畱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

宋八腐爛
道學自此
始

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
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
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謀力請還汴帝不得
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更有甚焉

論曰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
險此其述魏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
夏皆都冀方殷都三亳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
夫豈無德而專藉於險邪蓋建邦設都以居重馭
輕自有不得不慎焉者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又豈不義而易言之邪余嘗
過汴徘徊瞻顧寔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修
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
未必非此為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
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唐人有言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藝祖其不斷也夫

江南胡則

丁亥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時江南州郡皆
降獨江州未下刺史謝彥實乃集眾謀納款指揮胡
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忍負之刺史欲背
國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與同列執彥實殺之
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

悉取貲財而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顯榮累世翰死未久子孫有乞丐者 五月甲戌遣司勳員外郎和峴往江南路採訪殺盧絳 六月庚子帝步至晉王邸命作機輪輓金水河注邸中爲池癸卯吳越王進銀絹綿以萬計乙卯熒惑入南斗 秋七月戊辰帝幸晉王第觀新池丙子幸京兆尹光美第視疾丁亥命修先代帝王及五岳四瀆祠廟 八月辛丑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賊棄市乙巳帝幸開寶寺觀藏經丁未帝命侍衛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

北漢

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九月庚寅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辛丑党進敗北漢軍於太原城北癸丑帝不豫夜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宋后見晉王

通鑑卷四
宋紀
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
憂也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
論曰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邇丘仲深程克勤皆爲
之深辨矣但疑以傳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
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茂不成喪涪陵武功並
不得其死例以春秋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弑書
無怪乎議者之紛紛也

太祖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
禪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
不能害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
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
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
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
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
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
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
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遍減
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
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貰

通鑑卷四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甚相絕哉及其發
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
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
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
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
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
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乙卯詔曰先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
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庚申以第
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先帝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
芳爲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
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薛居正沈倫及中外官進
秩有差 十一月庚午詔諸道轉運使察州縣官吏
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進封劉錡衛國公李煜隴
西郡公 十二月己亥大赦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
年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自是歲屢幸 詔羣
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欲面奏者即
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

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罷河東兵

宋元通鑑卷第四

宋元通鑑卷第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 起丁丑至癸未凡七年

太宗一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殯不視朝丙寅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

張齊賢

呂蒙正

吏九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自為詩二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

邢昺

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

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辛卯置江南推茶場二月庚子

詔契丹市

周述

帝更名炁三月己卯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己丑許契丹互市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之夏四月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契丹遣耶律

契丹會葬

辛仲甫使

命

求存舉而
王昭素至
求人于科
場而辛仲
甫至

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
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
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
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
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
人如此朕何患也 五月癸亥向拱張承德張美劉
廷讓皆罷節鎮為諸衛上將軍丙寅詔繼母殺子及
婦者同殺人論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生辰為乾明節
巳卯禘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
皇后王氏配 六月磁州保安等縣墨蟲生食桑葉
殆盡潁州大水 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變權衡

以取羨餘者死閏月巳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
八月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隸河
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
遺李翰復以為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矣陝澶道忠壽諸州大水 九月容州初貢珠初南
漢置媚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
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
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擔者
銀帶衣服吳越錢俶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 冬十

非賢主不能不如付之計臣

禁私鑄

王祐

月辛巳初推酒酷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當賦率於民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丁酉禁江南諸州新小錢私鑄者棄市 王祐卒祐字景叔大名莘人舉後唐進士仕宋至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初祐掌制誥會盧多遜為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已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

田祚

三年春正月庚寅殿直霍瓊坐募兵劫民財腰斬戊戌開襄漢漕渠漕渠成而水不上卒廢已酉命修太祖實錄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新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之凡八萬卷 三月乙酉朔詔旌貝州清河民田祚門閭復其家以其十世同居故也己酉吳越王俶來朝貢獻加厚 夏四月己卯陳洪進來朝因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汗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

通鑑卷五

宋紀太宗一

四

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之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領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滂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祭戟在門、龜綯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罇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

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霈鴻私、帝優詔嘉納之、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錢俶時在京師、會洪進納土、因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劔

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
 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
 鄰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懼公議
 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
 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
 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
 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 辛巳侍御史趙承嗣坐
 監征欺隱棄市 五月乙酉吳越王錢俶尚在汴京
 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
 叔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

吳越崔仁
 冀

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曰臣
 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
 斗筭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
 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
 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
 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
 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
 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
 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
 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鄙家春雷發聲兀爲聾俗則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境內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于闕下。伏望特降明詔。允茲至誠。俟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荅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遂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旣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勲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昨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旣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未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

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
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授俶
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
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
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
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
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
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壬寅定難節度使
李克寂卒子繼筠嗣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
赦不得叙著為令 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初

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貧
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帝嘗幸崇文
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
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至是煜誕辰帝遣使賜燕
燕畢暴卒追封吳王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
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李煜事迹莫若徐鉉
為詳帝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
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始悟讓者
之意許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
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

李光襲

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帝覽讀稱歎。戊戌，金鄉縣民李光襲十世同居，詔旌其門。壬子，中書舍人李知古坐受賕，改刑部所定法杖殺之。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詔特復其家。是月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錢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八月癸丑，滑州黃河清。癸酉，詹事丞徐選坐贓杖殺之。九月甲申，親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孔宜

田錫

契丹來賀

差是科，得田錫。壬子，以布衣張遜為襄邑縣主簿。張文旦，濮陽縣主簿。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百官上尊號。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為常制。十二月庚午，攻近郊。戊寅，契丹遣使來賀。正旦。四年春正月，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

郭進

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癸巳置僉書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 癸卯新渾儀

張思訓

成司天監生巴中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帝命置于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

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丙辰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甲子帝發京師戊寅次澶州 三月庚辰朔次鎮州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

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
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
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庚戌以石熙

載為樞密副使辛酉以孟玄喆劉廷翰為兵馬都鈐
轄崔翰總馬步軍並注泊鎮州壬戌帝發鎮州行營
都監折御卿分兵攻漢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

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
圍之繼遣尹勲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駐蹕汾
東行營辛未幸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
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

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
眾詔諭漢主劉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壬申
夜帝幸城西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

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
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移幸城
南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癸未進攻將士

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
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甲午繼元
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

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帝釋之凡得州十縣四十戶

折御卿

解暉

折彥贊

尹勲

劉保勛

霍翰

帝欲取幽
薊崔翰贊
成之皆是
不可以成
敗論但備
禦矢宜傷
於太易耳

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已丑以繼
 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
 又授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辛卯劉繼元獻官妓百
 餘以賜將校 丙申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
 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
 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歿者甚眾 漢劉繼文
 奔契丹封為彭城郡王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
 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
 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庚子遂發太原 六
 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
 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
 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率眾擊走
 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
 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
 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
 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
 督諸軍與拜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敗將遁
 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
 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
 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

以怒致殺
皇子

契丹耶律
休哥

劉廷翰
崔彥進
李漢瓊
趙延

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乙巳帝至自范陽是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甲戌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 九月庚子華山道士丁少微詣闕獻金丹及巨勝南芝玄芝癸卯山後兩林蠻以名馬來獻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罔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是月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本北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

契丹劉繼業

用人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一
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乙亥以平北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泰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歸華山辛卯忻州言與契丹戰破之關南斬首萬餘級 十二月丁未占城國遣使來貢丁卯置諸州司理判官

差役

程能

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三月戊子會親王宰相淮海國王及從臣蹴鞠大明殿己丑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鋹卒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宴畢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任人

南越王 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
 自西陁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
 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使李重誨自是
 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
 謫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閏月甲寅親試禮部
 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李沆宋湜張詠
 王旦寇準向敏中丁巳親試諸科舉人 夏四月癸
 未親試應百篇舉 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隳其故
 城是月壽州風雹寇氏縣雨雹 五月癸卯朔大霖
 雨辛酉命宰相祈晴 六月高麗遣使來貢潁州大

侯仁寶

水徐州白溝溢入城 秋七月交州丁部領及其子
 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
 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
 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
 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
 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
 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洩蠻寇
 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
 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
 使以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爲部署將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兵討之全興濟亮由邕州澄湜俱由廉州進桓聞之
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八月甲申西
南蕃主龍瓊瑯使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來貢 九
月甲辰史館上太祖實錄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
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師精騎渡水而
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丙午以秦王廷
美留守東京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
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十二月
戊寅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乙酉帝還京議者皆
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
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
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
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
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
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
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
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
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
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
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一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在乎愛民而利之爾民旣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其弊天下諸州有不利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師還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且戒戎兵無輕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

方勅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丙寅改靜戎軍爲安靜軍 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滿秩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有司據文而校件析以聞志旣切于澄清恩或由于僥倖成命不返蓋示信以當然出令惟行於垂勸而安在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

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巳卯命宰臣禱雨 三
月巳酉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
子三人 壬戌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
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
不行仁寶戰死會炎瘴軍士多歿轉運使許仲宣以
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夏四月丙戌禁西川諸州白衣巫師罷湖州織羅放
女工是時白春涉夏不雨帝意獄訟寃濫會歸德節
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筍園戶病創歿帝聞之坐承
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寃貸而開封婦人殺
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歿至
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而殺
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
同凡人論 五月巳未雨降歿罪囚流以下釋之
六月甲戌薛居正卒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舉進士歷
仕晉漢周至刑部侍郎宋爲樞密直學士歷加左僕
射進司空平章事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
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不能
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輿歸
私第卒年七十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

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九月乙未朔日食。甲辰罷左拾遺田錫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關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

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
 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
 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
 五臟皆麗于背遂禁鞭背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
 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
 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
 唯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邪。丙午置
 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
 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
 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
 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辛亥以趙普為司徒兼侍

八臣不可
 居功普必
 鞅鞅故乘
 而毀之

中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
 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
 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
 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
 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
 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
 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
 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冬十
 月丙戌校歷代醫書甲午詔作蘇州太一宮成 十

機會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糶糶棄市甲辰女真遣使來貢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倚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因女貞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貞使者令齎以賜焉壬子令諸州監臨官有所聞見須面陳者俟報辛酉罷樞密使楚昭輔為左驍衛上將軍 十二月癸酉購求醫書

七年春正月壬戌詔定輿服等差及昏娶喪葬儀制

二月乙酉特貫廬州管內通米一萬七千二百四

十石 三月癸巳朔日食乙未罷秦王廷美為西京

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楊守一趙鎔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是月舒州上玄石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 夏四月甲子以竇僞郭贄並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僞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

普實一誤再誤

竇僞

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僱之。直至是謂僱曰：賞卿之叱賈琰也。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爲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賞上秦王廷美之變也。丁丑，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流盧多遜于崖州。初，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呪，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聞密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時盧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附會。吾子不能從其意，盧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不一歲，骨肉相繼淪沒。老身流落無歸，彼盧相者，怙勢妬賢，恣行

失刑

此必附會
之言亦可
錄以戒

無忌終當遠竄妾幸未歿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騎而去庚辰沈倫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君子少之。五月辛丑崔彥進敗契丹于唐興巳酉夏州留後李繼捧獻銀夏綏宥四州辛亥潘美敗契丹之師于雁門破其壘三十六丙辰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時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遂有是貶仍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六月乙亥李繼捧弟李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白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秋七月甲午以子德崇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

通鑑卷五十一
王德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 八月
庚申朔王溥卒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爲郡小吏
有心計溥舉乾祐進士甲科周時歷官右僕射宋初
進司空封祁國公罷相時作自問詩唯述平生榮遇
爲幸人擬之長樂老云卒年六十一一巳卯詔川峽諸
州官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欵正龜殼等悉罷之民
間勿禁 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
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
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旣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
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
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
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
都統 冬十月巳卯竇儼卒儼字日章儀之弟漢乾
佑二年進士初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儼
以其必大任以女妻之旣爲開封判官則斥賈琰之
佞至于謂之奸邪則未逆知也儼平生亦有操行云
癸卯乾元曆成 十一月巳酉以李繼捧爲彰德
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
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戊
午朔日食庚午蠲兩浙諸州太平興國六年以前逋

租辛亥詔諸州置農師

八年春正月戊寅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樞密副使先是德超爲酒坊使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郭贄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宋琪爲參知政事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丙子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進士爲三甲錫宴于瓊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是科王禹偁登第 夏四月

壬寅班外官戒諭辭壬子弭德超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涉犯上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歿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歿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至是徙符春州歲餘卒五月丁卯交州黎桓自稱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

處置

河患

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令璿為統師之名卿居副
 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紹襲載綿
 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
 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
 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是月河大決滑州之韓村
 汎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六月己亥以王顯為樞密
 使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
 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
 因取賜之是月大水江河漢睢穀洛灑澗水溢溺死

斥直

昉之微誦
亦有鑒於
贊歎

者以萬計秋七月辛未參知政事郭贊罷贊嘗因
 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
 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入對以宿醜
 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工部尚書李昉參知政事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昉
 無他言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
 歎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
 言警朕矣八月庚戌罷樞密使石熙載為右僕射
 是月詔曰朕選用羣才升良衆職九品之賤一命之
 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于便殿親與之語以

姚坦

徵輸之酷甚於宋

勸其能。儻敷納而可觀。必越次而命賞。靡容僥倖。庶
 協澄清。自今應親臨亦項。選擢官吏。並送中書更審內履。
 歷別聽進止。九月初置水陸路發運于京師。冬
 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
 作假山召僚屬置酒。眾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
 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
 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
 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
 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
 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
 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
 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
 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戊戌。罷趙
 普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
 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
 為之動容。明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嘗與游
 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
 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
 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希來
 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

以詩逐之亦自取也

通鑑卷五十一
可謂兩全。十一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並同平章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壬申，以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並僉書樞密院事。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矣。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大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十二月壬午朔，詔綬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

仍給復三年丁亥賜河北河東戊卒襦京城諸軍米
是月醴泉縣水中草變爲稻滑州河決 錢俶上言
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
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
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
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
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望聖旨特
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
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勲德度
越典常咨予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
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申至公之論式光知
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
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
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
啓真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章川谷忠順而乃屢形表
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相武
庫察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
行願寢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
於帶礪之盟帝賚良粥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
增衍食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

通鑑卷五
宋紀
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改封漢南國王

宋元通鑑卷第五

宋元通鑑卷第六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 起甲申至丁亥凡四年

太宗二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命翰林學士宋白與李昉集

李穆

諸文士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 丁卯帝第前秦王
廷美涪陵縣公至房州憂悴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
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
趙普為之也 癸酉李穆卒穆字孟雍陽武人周進
士為右拾遺宋歷官參知政事穆質厚忠恪謹言慎
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卒年五十七帝臨其喪哭謂
侍臣曰穆國之良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
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三月丁巳塞滑州決

蠲決河租

楊延慶

廷牧

帝選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為知州因謂宰相
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
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
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夏四月乙酉秦
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
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 五
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六月丁亥詔求直言遣
使按察淮浙蜀廣獄壬寅詔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
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
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
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

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爲朝元殿文
明殿爲文德殿丹鳳門爲乾元門鳳院爲登聞鼓院
八月丁酉親祀太一宮是月河水溢淄州大水

陳搏

九月羣臣請上尊號不許冬十月甲申華山隱士
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自
言經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帝謂宰臣曰
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
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
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
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

尹憲
曹光實

秦再思

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 知夏州
尹憲與汝州團練使曹光實襲李繼遷於地斤澤大
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
免獲其母妻而還戊戌忠州錄事參軍卜元幹坐受
賕枉法杖殺之 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改元雍熙初帝將郊祀秦再思上書願勿肆赦因引
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爲證帝以問趙普
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彛訓三年郊祀即覃恩
普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何足師
法帝從普言癸酉以浦城童子楊億爲祕書省正字
十二月壬辰立德妃李氏爲皇后后淄州刺史處
耘之女丙申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
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
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
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
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
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
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之
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羣臣
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 是月封陳洪進

通鑑卷六
紀一
為岐國公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定安侯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

曹光實死
難

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

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禁增置寺觀京城

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三月己未親試禮部舉人賜梁顥及第第一 江南民飢許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賑諸州飢民及察官吏能否丙子宴羣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

以察吏為
賑飢蓋
政也

王侁

似非真筆

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已丑殿前承旨王著坐賊棄市 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七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洩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侁等因媒藥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叙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歿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七遁去

郭守文

儻

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七月庚申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八月癸酉朔遣使按問諸路刑獄仍察官吏勤惰以聞 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歿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弃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

朱琪相略

韓國華

均州安置朱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己巳禁海賈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遣使如高麗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閏月癸未太白入南斗乙未禁邕管殺人祭鬼及僧人置妻孥 冬十月辛丑朔親錄京城繫囚至日盱近臣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獄訟平允不致枉濫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 十一月壬午

狩近郊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獻太廟久隳前制缺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旣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 十二月庚子朔日食宋琪柴禹錫罷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誣諧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是月南康軍大雨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三年春正月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前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

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戊戌參

知政事李圭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罷為禮部侍郎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為定

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

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

取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浙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

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

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

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

翼率眾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

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嗣敗

甚眾癸未重進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荆嗣以

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

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

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

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

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

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

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庚寅陳

洪進卒洪進字濟川仙遊人先為南唐清源軍節度

李繼遷與契丹合

李繼隆田重進破虜

米信血戰

荆嗣

譚延美

趙普等事

何疑何慮

使江南平洪進遂入覲及帝即位即以其地來歸授武寧軍節度使從平太原封岐公夏四月巳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其牙校殺大將以城降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巳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鬥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艸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與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懸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多失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

兵將方勁
何謂師老

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于物事
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
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
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
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
而阻衆蓋以暮景殘光正是鐘鳴漏盡之言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
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
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
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
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
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
斯弔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
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
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
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
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
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茲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
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
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
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

秦檜口吻
遺憾不足
論

非獨將也
宰相無謀
其精已銷
亡疆場何
能為

通鑑卷六
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奔市其
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
衷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
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
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
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
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
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
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
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還師雄
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還軍以援
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
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
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
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
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
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
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
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
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

劉保勳死節

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夔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出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歿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

契丹耶律斜軫

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歿上不之殺

王侁不終

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
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
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
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
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
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
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
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
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
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

楊業子延
玉死戰

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
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
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
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
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
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歿業既
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歸父母妻子與我
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歿無一生
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歿悉棄城走
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

張齊賢亦
不得辭咎
所以出也

通鑑卷六
宋紀
任除侁名初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
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
如此事否 六月戊戌朔日食 甲辰以御史中丞
辛仲甫參知政事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違詔失律
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羣
臣列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初米信軍潰獨李
繼隆所部成列而還山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
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丁
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
者時齊賢以言爭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
緣邊兵馬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
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 八月丁酉朔以王沔
張宏爲樞密副使辛亥降潘美爲檢校太保贈楊業
太尉大同軍節度使 九月戊寅賜北征軍士陣亡
者家三月糧 冬十月庚申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
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
丁氏由是遂亡十一月丙戌帝幸建隆觀相國寺祈
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 壬寅契
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
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

李敬源楊
重進死難

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
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
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
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
皆歿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
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
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
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
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
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
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
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
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
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
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
鮮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
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
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
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
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

安見虜不
可破請腐
儒拭眼

李繼遷與
契丹婚

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以劉繼元為保康節度使李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昏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扈蒙卒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仕宋以工部尚書致仕自張昭實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殺

何足道

樂史

生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以孔維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

通鑑卷之六
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垆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故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

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 命殿中侍御史柳開使河北開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辨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者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

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
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改錢俶爲武勝軍節度
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疾詔免入辭將發四上表讓國
王改封許王 二月丁酉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三月庚辰詔申嚴考績 夏四月癸巳張宏罷以趙
昌言爲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
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罷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
昌言代之

王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
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
默之人充其位可乎

乙未詔諸州郡暑月五日一滌囹圄給飲漿病者令
醫治小罪即斷之如開寶之令 帝將大發兵討契

募兵

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
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

李惟清

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鬥或慮
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

馬政

路悉罷 五月丙寅遣使市馬于諸路國子博士李
覺上言乞於軍伍中取牝馬而孳息之增畜駒將卒
之月給俟其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增倍矣

李覺

免通之令
歲下而實
無經以足
國之計所
以弱而貧
也

由是牧馬頗蕃 以李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李繼
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朝中事於繼遷乃出之崇信
徙其第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六月
鄜州獻馬前足如牛 秋七月置三班院 八月庚
子免諸州吏所通京倉米二十六萬七千石 九月
癸亥校醫術人藝業 冬十一月庚辰詔以實數給
百官俸

宋元通鑑卷第六

